

12.02

淮南文選輯

第
六
輯

86



目 录

· 人 物 ·

碧血洒洪湖 青春献中华

- 回忆青年将军孙一中同志……………廖运周（1）
- 鲍刚将军事略……………廖运周述 鲍继珠整理（15）
- 石寅生先生传略……………廖承宗 常炎勋（28）
- 石寅生先生轶事二则……………王祖荃（36）
- 回忆廖运升……………赵继武（37）
- 石烈士劲武传……………常藩侯（40）
- 安庆烈士祠石烈士碑文……………张之屏撰（42）
- 岳相如轶事……………高灵溪（44）
- 廖梓英轶事几则……………廖光达（48）
- 从医四十年……………杨俊亭（53）
-

· 抗 日 史 料 ·

- 抗战前期在淮南战斗生活回忆……………周建群（63）
- 保卫阜阳之战……………廖运泽（73）
- 正定保卫战中的独立四十六旅……………廖运周（79）
- 随戴安澜将军入缅作战……………李代华（86）

· 解放战争史料 ·

国民党一一〇师的组建

及淮海战场举义经过……………廖运周 (89)

国民党一一〇师的重建

和义乌起义的经过……………廖光龙整理 (113)

保卫电台迎接解放……………谭宝林 (123)

· 经 济 ·

解放前的田家庵商会及商业情况……………张莹清 (133)

· 文 化 ·

淮河流域的花鼓灯……………葛健夫 (137)

彩莲灯和藤牌对马……………葛健夫 (143)

· 社 会 生 活 ·

天门道覆灭记……………高灵溪 (145)

凤台县青红帮内幕及其活动……………蔡德俊等 (156)

在理教与理门公所……………张济锦 (166)

回民的婚丧习俗……………胡坤安 (167)

凤台县的城隍庙会……………刘学任等 (171)

旧时凤台县的黄花灯会……………张济锦 (180)

补白 P72.许世英当帽子 (张湘山)

P179.回民饮食行业的清真牌子 (洪国宝)

碧血洒洪湖 青春献中华

——回忆青年将军孙一中同志

廖运周



孙一中同志原系南昌起义主力部队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
长，曾任红六军军长、第二兵团参谋长、红三军参谋长等职，
一九二九年起与贺老总共同为创建湘鄂西（洪湖地区）革命根
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曾赞扬他“静如
处女，动如脱兔”。令人痛心的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党内肃反
中，这位智勇双全、年华正茂的青年将军，竟在左倾机会主义
路线之下惨遭杀害。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文革期间，“四人
帮”为了打倒曾在一中同志领导下工作、战斗过的许光达（德
华）同志，又给一中同志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令人气
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中同志的冤案才得到了平
反。《大百科全书》已把他作为我军将领载入史册，一九八三
年底编辑同志给我寄来了一中（德清）条目初稿征求意见，更
加激起我对一中同志的深切怀念。查至今尚无详细介绍一中同
志的文章问世，故特将我所记得的有关他的情况写出来，以慰
先烈，以励后人。

一、少年的坎坷生涯

孙一中同志，安徽寿县人，一九〇四年生。他和我是同

乡，并有点亲戚关系，他的嫂子是我伯母的内侄女。我俩从小就过往甚密。记得他原名以棕，入黄埔军校时为了书写方便改名一中；后在洪湖跟贺老总在一起时曾改名德清，但大家仍习惯而亲切地叫他“一中”。

一中出身于农民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双亲，与哥哥孙孟久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念完小学五年级，他就跟一位姓鲍的乡亲到上海给一个纱厂当搬运工，住在同庆里皖春公寓，生活状况真是捉襟见肘。他曾向我谈起过这样的情况，那时他与那位乡亲连换洗的衣服都买不起，洗上衣时可以光着膀子，衣服晒干了再穿；洗裤子时，只好一人光着屁股钻进被窝等着，两个人轮流着洗。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总统府，派许崇智到上海招兵，说是组织孙中山的卫队，他报名到了广州。不久，这个卫队解散，他又从广州回到上海。

二、从黄埔军校到北伐战争

一九二四年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到上海招生，孙一中同志报名参加了考试，被录取为该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第一营一连当排长，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一九二五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自觉地投入了拯救中华民族的斗争中。

一九二六年三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公开排挤共产党人。孙一中等一批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国民革命军，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集中到广州大佛寺政治训练班学习。不久，他被调到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当副营长。七月间，开始了北伐，他们作为北伐军的先锋部队，所向披靡，

于九月初打到武昌城下，围攻武昌。城内守敌数倍于我，又十分顽固。当时天下大雨，城外护城河涨满了水，独立团第一营战士前赴后继，一时攻不上城头。营长曹渊在指挥攻城中壮烈牺牲了，一中同志接任营长，指挥战斗。苦战了一个多月，最后他带领全营官兵搭上云梯，冒着枪林弹雨，登上了宾阳门城楼，突破了敌人的防线，终于打进了武昌城。在这次战斗中，一中同志立下了战功，一时成为传奇人物，受到了大家的赞扬。

我是在一中同志的引导下投笔从戎，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九二四年九月，我正在济南齐鲁大学读书，一中同志从广州来信要我投考黄埔军校。翌年我转到河南中州大学读书，黄埔军校前来招收第五期学生，我报了名，于一九二六年二月初到了广州。那时我住在广州豪贤街一家公寓里，一中同志曾去看我，给我很大鼓励，并送我五块银元。三月间发生了“中山舰事件”，他到大佛寺政治训练班时，我曾去找过他，问他我怎么办，他仍劝我到黄埔军校当入伍生，认为那样对革命有利。就这样，我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第一团，后来改为炮兵科，参加北伐到了武昌。

同年十一月间，武汉国民政府（国共合作的政府）决定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以黄埔军校第五期所属的炮兵、工兵和政治大队等学员为骨干，又招考了第六期入伍生政治大队和女生队新生，还配了一个学兵团。一中同志在学兵团当营长，驻南湖；我们炮兵大队驻平湖门，这样一来，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他多次向我介绍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革命的前途，鼓励我应有坚定的革命思想，使我对革命的认识不断提高，多次迫切地向他表明要求加入中国共产连的愿望（中

山舰事件后中共一度暂缓发展党员)。一九二七年三月，一中和靖大康同志终于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即将到来的前夕，一中等同志把我引入中共党内，使我走上了艰苦但充满希望的革命道路，对此我终身难忘。

三、参加武汉保卫战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当蒋介石在上海疯狂屠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的消息传来时，武汉的形势也一天天紧张了起来。

五月十七日，驻防在鄂南的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我武汉大部分部队开赴河南继续进行北伐之际，接受了蒋介石的调遣，公开率部叛变，切断了长沙和武昌之间的铁路交通，伙同驻鄂东的十五军刘佑龙部与四川军阀杨森部，企图乘虚袭取武汉。夏斗寅部很快攻占了距武昌城只有三十华里的纸坊车站，矛头直指武汉。在这危急关头，武汉革命政府命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等单位，迅速组成中央独立师，以侯连瀛为师长，恽代英为党代表，叶挺任指挥，立即发起“纸坊战役”。

当时，一中同志是独立师学兵团的营长。他率领前卫部队，发起猛攻，夺回了车站；又向车站西南山地溃退的敌人连续猛追，使敌遗尸遍野，溃不成军。这一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军的志气。然而另一座山上的掩护部队防守严密，正面不易攻占。一中同志带领部队从山的侧背迂回过去，歼灭了敌人，攻占了山头，使敌人进攻的部队全线溃退。我方又分路向贺胜桥、咸宁方向追击，把夏斗寅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向通山方向溃退，从而使杨森、刘佑龙部，动摇畏缩，不敢进犯。在这次战斗中，一中同志率部打退夏斗寅，为保卫大

武汉，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指挥部队追击敌人中，一中同志再次身负重伤，子弹是从他的左肩穿入，从背后穿出的。我从战场上下来后到医院看望他，见他安静地躺在床上，神色挺好，还蛮有兴致地跟大家开着玩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放心吧，我死不了！”在场的人都深受感动，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悲酸的眼泪。

四、在南昌起义中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严重恶化的国内形势，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中央组织了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参加起义的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等驻在九江一带的部队。当时留在马回岭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而二十五师是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该师辖三个团，即周士第的七十二团，孙树诚的七十四团和孙一中的七十五团。七十五团驻在马回岭地区的南浔铁路线黄老门，七月下旬接到了参加起义的密令，积极准备行动。就在这时，我由驻在九江的炮兵团，被调到七十五团任参谋，从此开始在一中同志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了。

那时，一中同志只有二十三岁，矮矮的个子，满脸孩子气，爱说爱笑，战士们都爱和他接近。记得有一次，他买了一只鸡，想滋补一下身体（他刚伤愈不久），怕被淘气的战士吃掉，偷偷地藏床下，但还是被一些战士搜了出来，分开吃掉了。他不但没有生气，反倒笑得直不起腰来。

七月三十一日晚上，一中同志根据聂荣臻将军的指示（聂特地前来拉二十五师去南昌），叫我通知各营：“明日拂晓，

全副武装出动打野外。”这是为了蒙蔽张发奎，以此为名把部队拉到南昌去。由于党内早有准备，所以接到这个通知后，大家兴奋得几乎一夜不曾合眼。

八月一日黎明，一中带领全团出发了。在马回岭附近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集合待命。随即，他以团代表的身份，宣布了中共中央立即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话声刚落，全团群情振奋，欢声连天。接说，他又宣布了七十五团的行动计划：截下张发奎的军车，并利用这列军车把全团人员装备运到南昌去。大家立即分散隐蔽在铁路两旁，等着张发奎军车的到来。火车刚在站上停稳，一中同志就指挥全团一起拥了上去，把里边的人赶了下来，缴了他们的枪。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的张发奎，也乖乖地被赶了下来。我们乘上火车，浩浩荡荡地向南昌方向开去。到达德安县过了一座铁桥，为了防止敌人向南昌进攻，一中命令我们把这座桥破坏了。

黄昏后，我们到达了南昌城下的牛行车站。这时贺龙和叶挺的队伍已拿下了南昌。我党领导的武装在南昌打响第一枪的计划胜利地实现了。贺龙、叶挺和周恩来同志的代表已在车站上等候我们，一中同志随他们一起进了城。次日晨，我们驻城南门附近，担负警戒。官兵们颈上系着三色领巾，就象童子军一般可爱。互相问候，互相祝贺，整个南昌城欢声不停，笑语不绝。午后，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代理团长廖运泽来看望一中同志，同我们一起去参观了起义时敌我双方指挥部，还请我们到百花洲吃了一顿西餐，欢乐的气氛达到了顶峰。

七十五团到达南昌后，我在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许德华（光达）同志，也从九江炮兵团赶来了。我把他介绍给了一中同志。一中让他担任二营五连连长，从此，他也成为一中同志

的亲密战友。

五、南下途中的艰苦战斗

我们到达南昌的第二天，孙一中同志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要部队向广东进军。当时的口号是：“打回广州去，举行第二次北伐！”部队进行了整顿、补充，一中同志仍任七十五团团团长，我任团部参谋兼团部警卫连连长，继续随侍一中同志身边。

部队出发前，进行了轻装，但要多带子弹。原规定每人带二百五十发，实际上有的带了三百发以上。一中同志为了多带子弹，把自己一副心爱的皮绑腿也精简了。

八月三日，先头部队陆续出发了，二十五师担任后卫，而我们七十五团又是全师的后卫，直到八月五日才最后离开南昌。

南下途中，我们经过抚州（临川）、宜黄、广昌、宁都等地，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战斗。但快到瑞金时，贺龙的二十军与敌钱大钧部遭遇，在壬田市打了一仗，打跑了钱大钧部，占领了瑞金。八月二十九日，我们二十五师到达瑞金西北地区。因钱大钧部有两个师踞守会昌，阻止我军南下，中共中央军委决心消灭他们，夺取会昌，以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命令二十军进攻会昌城东南高地，二十四师攻会昌城北的大山，二十五师迁回到会昌以西，迎击由洛口增援之敌，并相机夺取江南岸的高山。

我团于当日夜间翻过一座大山，次日上午八时才赶到江的北岸。这时二十四师已发起攻击，占领了城北山地。我们到达江边后，一中要我到指挥部去接受任务。我见到叶挺总指挥

后，他指着江南的高山命令说：“你们七十五团马上渡江，把这座高山拿下来！”我回到团部向一中传达后，他立即带领部队轻装渡江，发起了攻占这座高山的战斗。这座高山，东、北两面江水环绕，不能攀登，西面则有连亘起伏的三个制高点，敌人配有强大的火力。不攻下这三个制高点，拿下这座大山，我们就无法攻占会昌。

一中在战斗指挥上，一贯有着高度沉着、勇敢的出色才能，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部队渡江后，他亲自率领一、二营作正面进攻，让第三营隐蔽迂回到山的东南侧，出敌不意，攻敌不备，配合正面进攻的部队，待机发起攻击，占领第三个（最高的）制高点。战斗打响后，第一营很快消灭了第一个制高点上敌人的火力，敌兵力集中到第二个山顶上，利用工事疯狂地向我反击。一中命令第二营从右翼绕到南侧，从背后打击敌人，使敌腹背挨打，惊慌失措，纷纷向第三个山头逃窜。这时，迂回隐蔽山东南侧的第三营，也立即发起了攻击，冲锋号声响过，喊杀声震天，山鸣谷应，敌人弃尸遍野，血流满岗。当时，我紧随一中身后，向着敌人最高也是最后一个制高点冲去。

“团长，快把手提机枪拿去……”我们正往前冲，一中的警卫员覃光中突然身负重伤倒了下去，手擎着机枪喊着一中。一中顾不上回头，对我命令道：“冠洲（我当时的名子）！快把机枪拿过来，跟着我冲！”

我团第三营很快攻上了山顶，拔下了“潮梅警备司令部”的一面黄旗，插上了我军的红旗。山上的敌人大部被毙，剩下的除了五十余名被我军活捉外，其余的都从岩顶跳进了急流深湍的江中，载沉载浮，象一群落水鸭似地漂满了江面。

我团夺取了这个制高点，摧毁了敌人火力网枢纽，使我七十三团得以顺利地向会昌城西门进攻；我二十军的左翼部队，下山攻击会昌城南门，同时攻占了江湾，缴获了敌人大批辎重弹药。我团于黄昏时分也进驻了城东门内小街。

次日全军在城内休整。傍晚，敌黄绍竑部由洛口、珠兰铺向城北大山脚下的独立据点进攻，与我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发生激烈战斗，枪炮声连成一片。一中同志主动地集全团跑步增援。敌人居高临下，火力猛烈。我团奋勇进击，伤亡很大，同志们仍前赴后继。

天渐渐黑了下来，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我团开始攻占山腰。山坡既陡且险，坡面十分潮湿，又长满苔藓，很滑，加上敌人火力封锁严密，向上攀登十分困难。怎么办？一中同志命令积尸为阶，踏人为梯，抓住树根，屈肘攀登。他踩着我的两肩，我用力往上一挺，他终于爬到了敌人的前沿，发声喊，率部向敌人冲去。守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冲得全线崩溃。

天愈发黑了下来，对面不辨人面。我团与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会师了。真巧，七十二团代团长廖运泽黑暗中听出了一中的声音，马上摸了过来紧紧握手，悲喜交加。看见这种情景，我也十分激动。

阵地上静悄悄的。天上的繁星眨着疲惫的眼睛，闪烁出微弱的光芒。血泊反射着黑光，尸体互相迭压，却没有一点恐怖气氛。战士们太疲劳了，有的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有的在那里打盹。一中和廖运泽二人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着纸烟，曲膝在战壕里漫谈着。我看见他们谈兴正浓，不便打扰，就在一边倾听着：

“我们的勇敢没说的了，战术也比较灵活。”

“只是经验太少了。”

“昨天全军进城休整，城外通敌的要道和据点没派兵警戒，这太疏忽了。今天这场血战，也很危急。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

“如果敌人反扑，谁胜谁负还真难说。”

两人说说停停，停停再说，对问题的看法，使我十分敬佩。最后，他们就站了起来，眼光投向远方，一中深沉地说：“在恩来同志和前委们的指挥下，这一仗使钱大钧部溃不成军，扫除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新的战斗、新的考验还在后头，我们记住教训，一起向前闯吧。”

九月二十四日，我先头部队占领潮州、汕头。这时，前委作出了分兵出击的决定，即当先头部队陆续向潮汕进攻时，让二十五师归朱德军长指挥，留守三河坝以牵制敌人。

十月一日，敌钱大钧部由梅县出动，直奔三河坝向我发起攻击。我七十三团在江对岸高山占领阵地，七十五团在三河坝及其以西占领阵地，阻击敌人。经过一天一夜多次激烈战斗，敌未得逞。三日，周士第师长密令孙一中同志：“韩江已被敌截断，你团在黄昏后渡江，集中兵力，打击敌人。”我团渡江后，朱德军长召集参谋们部署阵地，我团参谋长张启图不知去向，一中亲自带着张堂坤团副和我去接受任务，朱德军长命令我们：“七十五团沿江岸构筑阵地，抗击敌人登陆。”下半夜三十多艘敌船向我猛冲，大部分被我击沉。拂晓，敌人又开来了二十多艘船，趁着漫天晨雾强行登陆，占领了滩头阵地的一片竹林。一中同志乘敌立足未稳，带领两个营兵力猛扑过去，把登陆的三百多名敌人全部歼灭。在这次战斗中一中同志左肩被子弹贯穿，又一次负了重伤。

四日，敌人进攻更加猛烈，几次冲锋都被我打退了。我们部队伤亡也很大，蔡晴川营长、许德华连长、廖多瀚连党代表等十几个指挥员先后负伤。直到黄昏，七十四团来增援，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使阵地稳固下来。

下午五时，朱德军长决定全师主力和伤员向外转移，命令七十五团接替七十三团的阵地，以掩护全师撤退，限令翌日（五日）凌晨三时最后撤出。身负重伤的孙一中同志，虽经师长周士第一再催促，要他和伤员一起先撤，但他一再要求留下来同掩护部队一起撤离。蔡晴川、许德华、廖多瀚等负伤的同志见团长不走，也要求留下来，一时相持不下。团副张堂坤同志含着眼泪对一中说：“团长，你走吧！你不走，别的伤员不会走，损失会更大。请你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一中默然了，热泪在眼圈里滚动着，逐一看了看战友，看了看他刚刚洒过热血的阵地，又紧紧地握着张堂坤和我的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阵地。

黄昏后，七十三团撤走了，全师后方和伤员也开始转移。我团由张堂坤同志指挥，交替掩护，逐次撤退，按时完成了掩护全师撤退的任务。不幸的是，最后撤退的第三营在按原计划向大麻、高坡、潮州方向转移中，与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络，遭敌伏击。张堂坤同志壮烈牺牲。

六、寿县岁月

从三河坝阵地下下来后，孙一中同志化装转移到福建漳州养伤，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赶到了上海。稍后，我和吴秀松同志由汕头被营救出赶来上海，许德华和廖多瀚在福建养好伤也赶来了。我们很快与一中碰到了一起，劫后余生，不胜悲喜交

集。

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收容小组，专门收容从南征途中退下来的同志。我们很快找到了他们，发给我们每人三十元的生活补助。不久，我们接到了中央军委的通知，要我们利用私人关系，打入安徽寿县柏文蔚部队搞兵运工作。孙一中和廖运泽同志于十二月份先期到达寿县，我与许德华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也随后赶到。

柏文蔚是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属武汉系统。蒋介石逐渐对他产生戒心，撤了他的军长职务，给了他“北路宣慰使”这么一个空衔。柏文蔚当然不甘心，仍打算扩充自己的势力，于是办起了学兵团，以培养他自己的军事干部。那时，柏与我党的关系还没破裂，中共中央军委通过中共安徽省负责人尹宽，把一中同志介绍给了他。他要组建学兵团正需用人，很高兴地把我们留下了。

学兵团于一月十五日在寿县中学成立，共编了四个队，计五百多人。一中同志任团长，孙天放任副团长，廖运泽同志任教育长，我和许德华同志任教育副官，组织领导与教学训练，都掌握在我们中共党员手里。

一中同志对办学兵团热情很高，按照黄埔的办学方针，亲自制订训练大纲以及各种教学内容，坚持与学员们一起出操，手把手地教学员们掌握各种军事动作，经常向学员们作时事报告，讲革命史，做思想工作，并亲自抓学兵团各区队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建设、发展组织等工作，把整个学兵团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者正把持着中共党的领导权，中共安徽省委根据左倾路线领导者的指示，“以赤色恐怖压倒白色恐

怖”来对付柏文蔚，要求我们在柏给学员们发枪以后，就举行武装暴动。结果有人向柏告了密，柏撤掉了孙一中同志团长的职务，并要扣押我们的同志。我们只好撤了出来，原定的“五月暴动计划”也就流产了。

离开学兵团后，接到上级要我们到寿县乡下开展农民工作的指示。孙一中、王吟怀、曹广化、薛卓汉等同志被选进中共寿县第一届委员会，我和许德华同志与从学兵团撤出来的干部到廖家湾组织淮上特支。与此同时，一中同志根据安徽特委的指示，派我到阜阳收容“五·九起义”失散的同志，又派我和麦连登同志到正阳动员程西俭搞学兵连暴动。一九二八年农历六月六日，在淮上特支领导下发动了三百多名雇农向地主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斗争坚持半个多月，迫使地主给每个雇农增加了三分之一的工资，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鼓舞了对地主斗争的斗志。这就是皖北寿县地方史上所说的“六·六大罢工”。

七、血洒洪湖 英名永存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孙一中同志和许德华同志一起到上海向中共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我被派到北京，继续搞兵运工作。一九二九年五月我和一中同志在芜湖见面，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分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打听一中同志的消息，为其喜而喜，为其忧而忧。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共中央派他到洪湖地区参加组建红军的工作。在那里，他协助贺龙同志做了大量工作，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军长（因病未到职）、第二军团参谋长和第二军军长等职。一九三一年春，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同志任军长，一中同志任军参谋长（兼第七师师

长)，与贺龙等同志一起率部转战鄂西北地区，连克巴东、兴山、秭归、房县等城，开辟了房县为中心的鄂西革命根据地。同年冬，率部重返洪湖地区，参与指挥攻打黄陵矶、文家墩等战斗，对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壮大红军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中同志对革命无限忠诚，是党和人民的优秀儿子，是我军的优秀将领。然而万万没有想到，他竟被党内左倾分子杀害，真是天大的奇冤！那是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在冯玉祥部搞地下兵运工作，任营长，部队驻扎山西介休。有一天，突然有人捎信告诉我，一中同志在洪湖遭左倾分子诬陷，说他投靠了柏文蔚，叛过党，于是把他杀害。这一消息象晴天霹雳，使我的悲愤之情无以复加。我把这一消息转告给了营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大家也都十分悲痛。我们找不到更合适的方式寄托自己的哀思，当天夜里，我们几个同志在一间房子里燃起了一盏油灯，在一张方桌上摆上了一中同志的神位。我们不信神，但相信一中同志的英灵永存，脱下帽子，默默地向一中致哀。

五十多年过去了，一中同志的冤案终于得以昭雪。洪湖的土，掩埋了一中同志的忠骨，如今已开遍了更加鲜艳的自由之花；洪湖的歌，将永远传颂着一中同志的光荣业绩！

安息吧，一中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王一泉整理）

